# 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晉

安皇帝

隆安三年己亥燕長樂元年秦宏始元年涼王呂纂咸寧元年北涼天璽元年春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胡三省注後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晉武帝增置三十五曹至後魏又增為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

大人主之八部擬八座謂之八國　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字榮仁中山盧奴人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茍人主所好何憂不集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會稽人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律晉初改舊律為刑名法例此蓋言法例所載之律也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蓋不足以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

令立功以自贖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注見前

南燕王德陷廣固注見前遂都之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依南燕王德已而廣自稱秦王南燕所屬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與其下謀之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潘聰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

山河之固廣固城地形阻峻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内也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刺史辟閭複姓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遂定都廣固先是燕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乃遂委以機密國事悉與之參酌　封孚字處道勃海蓨人

秦主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

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

秦冠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隴西狄道人固守百餘日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于是淮漢以北多降于秦恭靖被囚三年逃歸江東病卒

孫恩冠陷會稽殺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奸民左道惑衆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為射利之謀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號召倡亂矣守官者時去戒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胡三省注有罪沒為官奴凡公卿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為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借鬼兵守諸要津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于是八郡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

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鬭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注見前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交之後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為業好摴蒱為鄉閭所賤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羣兒擣藥裕問何為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新洲胡三省注在京口西大江中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

雄之志故設為神奇以聳動庸愚耳

裕瀕危奮勇隻身追賊多所殺傷益以敬宣之兵何難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子女致賊逃逸

將數十人覘賊遇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于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胡三省曰劉裕事始此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于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之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明年夏恩復寇會稽謝琰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已而恩為劉牢

間遠踐職宣默下俱紀周無可辭令然所云以一人所數千亦大之濟矣



之所破復走入海　海浦自龕山東至定海皆是臨海吳郡今浙江台州府是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

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

桓元志存不軌所憚惟殷楊二人當時執政者特欲構使乖離是何揣臍佺期受代之後勢已不支復合仲堪所紿憤激致敗良堪惆悵若仲堪畏首畏尾優柔僨事共死不

欲攻元仲堪每止之元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元都督荆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多疑少決咨禁止之是歲荆州大水仲堪竭倉廪以賑饑民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廪軍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

足惜也



襄陽仲堪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兄廣共擊元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酇城元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初仲堪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及仲堪敗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涕遂不得去及元至荊州人士無不詣元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元遣人收之問欲何言企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字永業嗣庶兄纂弒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宏為司徒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幾可濟毋內相猜忌也又謂纂宏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苟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及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宏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纂宏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宏為大都督錄尚書事已而宏作亂纂殺之

庚子四年南燕建平元年南燕王利鹿孤建和元年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僭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涼南涼北涼南燕新小國一西涼凡八僭國春三月詔桓元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

元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詔以元都督荊司等七州軍事領荊州刺史元復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元輙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將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凉遂降秦

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白南安峽（在鞏昌府安定縣南）西秦王乾歸使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絶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迎戰敗走其衆皆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别遂乞降于南凉南凉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遂奔于秦（秦封乾歸為歸義侯明年春復使乾歸還）

鎮苑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敗煌太守李暠字元歆隴西郡成紀人自稱涼公是為西涼

初北涼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漢縣後周省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令敏卒治中索仙敦煌人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請于段業業因授之至是晉昌晉郡今安西府是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

暠為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字體業敦煌人）東代涼興（前涼郡後周為縣故城在今西涼府淵泉縣）行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初梁太常郭黁善天文術數當與李暠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騍馬生白額駒此其時矣及索仙等推暠暠初難之會繇至謂暠曰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黁先叛涼舉兵為呂纂所破後歸姚興將奔晉追者殺之　郭黁西平人黁奴昆反騍馬牝馬也騍音課）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東

道子父子濟惡
實爲東晉禍階
而元顯驕恣不
法即道子亦爲
所凌其並更得
于父也



眉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東武子屛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眉間我父子眉懼自殺

魏置僊人博士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 五年 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涼王呂隆神鼎元年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春二月涼

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 超隆皆光從子

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 謂超與隆 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宴于內殿超兄隆數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讓位于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 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

旦夕死人安用寶為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起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于氐以圖已之富貴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夏五月北凉沮渠蒙遜弒其君業

北凉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畧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為業所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

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誣臣反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怒蒙遜因帥衆陽言為男成報仇入張掖業被殺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六月孫恩寇丹徒丹徒縣今為江南鎮江府治劉裕擊破之

先是劉裕戍句章注見前袁山松喬之孫築滬瀆在江南松江府上海縣東北吳郡記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謂之滬瀆壘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海鹽漢縣後漢時淪為當湖晉徙置于吳樂城今縣是也屬浙江嘉興府裕隨而

拒之海鹽城中兵少裕假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者數人登城賊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是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卒莫有鬬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在鎮江府城西江岸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

高大浙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閒尚之在建康

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即鬱洲洲上有島曰鬱林山在江南海州東北海中其別將攻陷廣陵朝廷以裕為下邳太守討破

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擊屢破之

秋八月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

殺之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宗親勳舊

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段太后兄之子等夜于禁中作亂盛

自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衛將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字道光寶第四子而河間公熙字道文垂少子素得幸于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後熙納符謨二女有寵丁氏怨恚謀廢熙熙遁丁氏令自殺

九月秦圍涼涼王隆遣使降秦

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魏安寰宇記魏安城在昌松縣東本漢揟次縣後為魏安隋省揟次晉猶環昌松注見前人焦朗遣人說

秦代之于是秦主興使隴西公姚碩德帥師濟河徑趨姑臧隆遣呂超逆戰大敗隆嬰城自守碩德圍之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超言于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當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涼州刺史秦軍既還呂超攻焦朗于魏安朗請救于南涼利鹿孤遣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傉檀乃與朗連和尋襲取之

冬十一月桓元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元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于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用之耳元斷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于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喜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顏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謀討元

壬寅　元興元年　南涼王禿髮傉檀宏昌元年

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

征討大都督加黄鉞討桓元

下詔罪狀桓元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黄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謙字敬祖冲次子兄弟謂謙弟修修字承祖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惠于荆土乃除謙荆州刺史以結西人之

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爲魏患自此始胡三省曰柔然

初魏主珪立慕容氏爲后故燕王寶之季女魏故事將立后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爲后

已復遣賀狄干北部大人獻馬求昏于秦秦王興聞魏先已立后遂留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没奕干諸部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之大敗遂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

鮮南臨大漠傍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亢

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以百人為幢幢有帥戰攻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桓元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商旅俱絶公私匱乏以粰扶牛反穀皮也橡似兩反栩實也給士卒元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朋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字敬祖宛句人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

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為延敵入境自取窮蹙乎元從之留桓脩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元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元元顯軍潰元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内史牢之自殺

桓元發江陵至歷陽庾楷謀泄元囚之譙王尚之衆潰被執司馬休之敗走劉

劉牢之欲收鷸蚌之利其計詢矣豈知元顯既除則元威柄獨操牢之亦入其掌握卒至憤惡滅身寧非自取

法惘而不牢之縱桓謙兄弟以

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元以持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元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越二日元至南桁元顯欲

示無二本為失
弁而元顯不用
其謀反致牢之
降元如虎得翼
南桁之敗自取
滅亡乃謂為法
順所誤是直重
惛無識雖死不
悟者也



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元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元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荆州刺史桓脩為徐兖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謐（字稚遠導之孫）為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于安成郡（吳置治平都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

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至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返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元尋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事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桓謙及卞範之元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王道子至安成林承元旨酖殺之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字子先謂之為永嘉晉郡今浙江溫州府是太守曾孫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循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慧遠常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始稱涼王徙樂都初思復寵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于弟

三吳大饑

三吳大饑戶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

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魏主珪遣長孫肥代人為前鋒亦自將大軍繼後

平為肥所敗結壘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珪帥步騎逆戰于蒙阬（在今平陽府曲沃縣北）之南興退走平悉衆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許

將軍司馬休之（字季預尚之之弟）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元殺吳興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

據山陽（晉縣今為江南淮安府治）欲起兵攻元不克遂奔南燕

癸卯二年（是歲凉亡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南凉北凉西凉南燕凡七僭國）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晉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府治之金華縣是）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道覆循之姊夫也

桓元自為大將軍

元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

皆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五月燕作龍騰苑

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于苑内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役熙役于苑中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為其后苻氏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秋七月秦徵呂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凉州刺史

南北凉互出兵攻呂隆秦之謀臣言于秦王興曰隆

今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豈瞻終不為吾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等帥兵迎隆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守後涼自呂光據姑臧至隆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九月桓元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覬之弟下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冊命元為相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

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南燕講武城西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罷弱重以桓元悖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元更脩德政則無望矣備德因講武城西公卿皆以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月桓元自稱皇帝廢帝為平固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贛州府興

王遷于尋陽

元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

前注見

開江州甘露降因使百僚集賀為已受命之符

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安定皇甫謐六

世孫希之給其貲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

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元性貪

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

愛珠玉未

嘗離手

至是下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

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

進元築壇于九井山在太平府當塗縣北即帝位改元永始

封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元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元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下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詔令紛紜有司奉荅不暇而綱紀不治奏案停積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益州刺史毛璩（字叔璉寶之孫）起兵討桓元

元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元罪狀進屯

白帝

甲辰三年魏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元元使弟謙拒之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葢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宜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時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

字伯壽下邳人弟毅字希樂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平昌孟昶自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于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字道則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等相與合謀起兵時桓宏鎮廣陵刁逵鎮歷陽道規為宏參軍昶為主簿裕使毅就道規昶共圖宏據廣陵長民為逵參軍裕使長民就殺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

桓宏修之弟刁逵協之孫東海呂母王莽時人事見前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穆之東莞莒人字道和道民其小字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見穆之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

于坐署主簿是日孟昶在廣陵亦勒桓宏出獵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元和志鍾山西足也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敗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憂懼特甚或

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元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

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注見前斬之至羅落橋在上元縣東北建康志下有羅落浦入于大江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元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二萬明日裕衆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

謐非尚無可代
裕乃以信恩保

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譟等大潰元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東莞人燾之弟）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元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初名位微薄唯謐獨奇貴之元受禪時謐親解帝

全之是當其討
逆時逆萌已見
然竊之奸尋至
而逆興雖有智
者亦將無如之
何而况爾時君
庸而臣奸哉

覬綏授元及元敗衆謂謚宜伏誅裕以舊恩特保全之　謚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宋書州郡志南梁太守永初郡國有義昌胡三省曰蓋晉末置郡宋初廢為縣也　南梁晉僑郡寄治壽陽太守諸大處分皆委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諸葛長民至豫州久輒不得發刁逵執之檻車送桓元未至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于石頭　豫州晉南渡後僑

桓元一經敗衂百事俱廢乃于倉皇奔竄中猶以罪愚著述爲事所爲欺美飾彰視六藝大奸者又脉情矣



置于歷陽

元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

元在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經畧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思著述不暇與朝下議事已而元挾帝入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荆江諸郡聞元播越有上表問起居者元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

劉裕推武陵王遵字茂遠威王晞子承制行事

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内外畢敬遷除稱

制教稱命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吳毘陵郡晉更名今江南常州府是太守休之為荊州刺史敬宣尋為江州刺史

夏四月何無忌及元兵戰于桑落洲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大

破之

桓元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溢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寡衆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溢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

師

元挾帝東下五月劉毅等及元戰于崢嶸洲在湖北武昌府東昌縣東北一名得勝洲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斬元誅之帝復位

桓元收集荆州兵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睦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元遇于崢嶸洲道規麾衆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元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

何皇后（穆帝后）及王皇后（哀帝后）帝之于巴陵殷仲文因叛元奉二后還建康元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敗荊州別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府舍校尉毛脩之（字敬文璩之弟子）誘元入蜀元從之會毛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元于枚回洲（在荊州府江陵之西南）迎擊之督護馮遷（漢嘉人）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

之賊丹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以備之為驃騎將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元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衆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于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為元舉哀追謚謙帥羣臣奉璽綬于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于馬頭城名在荆州府公安

縣東水經注江津戍南對馬頭岸即此破之無忌直趨江陵振逆戰于靈溪在荆州府江陵縣西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九月魏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其秩五品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爵四等曰王公侯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制自第一至第九皆有之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

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有官有闕則于其中擢補之其官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

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即八部也前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材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其后苻氏苻謨幼女遊白鹿山在今喀喇沁右翼西北水經注石城川水北屈逕白鹿山西即此今蒙古名是山為布虎圖

熙中有無間不足論然據史家所稱白磨山其地並非荒漠絕遠何至為虎狼所害及凍死五千餘人且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豈暇復核事理乎與其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



是行士卒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為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穀同價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

乙巳義熙元年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西涼建初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先是劉毅等進克巴陵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至是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字彥仁扶風郿人起兵襲襄陽桓蔚南走宗之進屯紀南注見前振留

桓謙馮該守江陵而自引兵與宗之戰毅等擊破該于豫章口在江陵縣東南水經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注夏水所通也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于涓川亦曰鄖川在湖北德安府安陸縣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魯宗之為雍州東晉僑置雍州州于襄陽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為梁秦刺史瑗為寧州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既而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劉懷肅彭

城人

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

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師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繙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西涼公暠遣使來上表

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黄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二月帝東還

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

無忌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巴西南充人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先是毛璩遣兵攻梁州誅元所署刺史桓希已聞桓

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瑗出

外水蜀有内水外水内水即涪江亦曰内江外水即岷江亦曰蜀江水經注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内水左則蜀外水是也參軍譙縱岀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遁譙

縱為主璩閉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民之分配軍營者為營戶開城納縱殺璩及瑗縱自稱成都王于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于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

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

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加録尚書裕皆不受而

請歸藩尋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劉敬宣為宣城内史

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

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寛而内忌自伐而尚

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

敬宣為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

已為過優而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職

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以盧循爲廣州刺史

先是盧循陷番禺（注見前）徐道覆陷始興（注亦見前）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興相

循遣使獻貢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命遣隱之還循不從久乃遣之吳隱之守處默濮陽甄城人

夏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元餘黨荆湘江豫皆平

桓元餘黨苻宏等擁衆寇郡縣者以十數劉毅等分

裕甫匡復晉室即欲為國家索地于秦亦當請于朝命何得擅自遣使蓋其時上下陵替君若綴旒故雖逆謀未形而無君之心已顯露若此

討滅之荊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内史

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得南鄉（晉郡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等十二郡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元復晉室内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字祖明備德兄子立

汝水胡三省注汝當作女水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南水經注女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東北流入巨淀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先是備德兄子超自秦逃歸封北海王備德前從秦王堅南寇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及備德與垂舉兵山東秦殺其兄納及其諸子公孫氏以老得免納妻段氏方娠備德故吏呼延平引奔羌中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刀授超已而平以超母子奔凉呂隆降秦隨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超恐為秦所錄乃陽狂行乞會備德遣人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悲慟不自勝乃封超為北海王及是超請禱于汝水備

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病篤召羣臣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備德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位虛葬備德于東陵

超既立以母妻猶在秦遣使請之秦要使稱藩且令獻太樂諸伎超從之秦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

西涼徙都酒泉

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

暠手令戒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

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諮詢勿專用吾涖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讐夕委心膂事任公平坦然無類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于前人也

丙午　二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

南涼傉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

涼州人遣主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僻遠伏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奈何以臣等貿馬羊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制下而夕可辦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郡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

興悔之使人馳止尚則傉檀已軍五澗逼遽尚行矣五澗水名在涼州府武威縣東今謂之雜木澗源出天梯山北流合黃羊川傉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王興以乾歸寖彊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子熾

仲文晉室舊臣前勸桓元受禪雖復詣事劉裕喪心無恥莫此為甚當時所云才望豈可知矣



督監其部衆

丁未三年 燕王高雲正始元年夏王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僭大國二秦魏小國四南涼北涼南燕西涼新小國二燕夏凡八僭國 春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沖孫胤夷其族

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秉朝政出為東陽太守悒悒不樂 何無忌素慕其名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虛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于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 會裕府將駱球謀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文桓胤有謀皆族

誅之

夏六月赫連勃勃劉衛辰之子見前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辨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于勲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興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勃勃遂謀叛秦既然獻馬于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奕干而并其

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匈奴桀子淳維之後稱大夏天王勃勃以其先從母姓劉氏為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

秋七月戊戌朔日食

燕髙雲弒其主熙自立為天王

初燕將軍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得罪于燕主熙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于孫護家會熙后苻氏卒熙哭之絶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其嫂張氏為殉及是熙出送葬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跋等

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為主雲前從熙攻高句麗傷于矢且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及是跋至其家扶之而出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弒之復姓高氏以跋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在陝西延安府膚施縣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

等諸將請都髙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胡三省注九嵕嶺之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于是侵掠嶺北諸城秦主興乃歎曰吾不用黄兒姚邕小字之言以至于此勃勃求婚于南涼傉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將死

者什六七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戊申四年南涼嘉平元年春正月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字叔原琰之子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請入朝

穆之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于人一時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

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兖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憐裕弟屯戍石頭

南燕主超祀南郊

超任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猜虐日甚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鍾奔秦宏奔魏至是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晦冥羽儀帷幔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

誅戮賢良賦役繁重之所致也超乃黜反樓等尋復用之

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

先是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與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共討譙縱榮期爲叅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屯白帝至是縱稱藩于秦且請桓謙與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爲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于龍格使人守之胡三省注龍格即廣都縣龍爪灘之地已而裕表劉敬宣督修之討縱敬

宣入峽轉戰而前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衆拒守會饑疫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

秦王興以傉檀内外多難傉檀為赫連勃勃所敗其諸將泉渠遷憲等以謀叛謀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覘傉檀傉檀與宗言論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曰涼州雖弊未可圖也興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傉檀

僕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勃引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自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欲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黃河千里一曲此河曲在朔方之北齊難遂縱兵夜掠勃勃潛師襲取之遂禽難虜其將士萬三千人于是嶺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

己酉五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北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二秦魏小國六南涼

北涼南燕西涼北燕夏新小國一西秦凡九僭國

春二月南燕寇掠宿豫晉縣後魏置郡唐仍為縣曰宿遷今屬江南徐州府

南燕主超正旦朝會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掠南鄰以廣仇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三月恒山崩注見前

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毁之初魏主服寒食散煉鍾乳礠砂等藥為之云可辟火食故曰寒食胡三省注晉人多服此散蓋始于何晏藥發躁怒無常至是寖劇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懣廢寢食每百官奏事至記其舊惡輒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親近惟著作郎崔浩字伯淵清河人恭勤不懈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謟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

諱

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于臨朐縣今屬山東青州府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字景仁安從孫臧熹勸行裕以熹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于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裕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用軍者知彼知己裕不能料南燕之必無公孫五樓而能料超

燕人若塞大峴山名在臨朐縣東南齊乘大峴山即穆陵關也為齊南天險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起名隼臣曾議公孫五樓曰吳兵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帥兖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閒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

之不知遠計夫兵險且難出勝況賊自以險投人未見敵而先喜乃一成之勢非所以也



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軟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歎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 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

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昃時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進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

乞師于秦赦桂王鎮以為都督且問計馬鎮曰關秦自有内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從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

怒之若廣固未拔慕容德不富何以待之裕答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告今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久矣慕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秋七月西秦復稱王

先是乞伏乾歸自秦逃歸苑川留世子熾磐鎮枹罕至是復稱王 乾歸以安南焦遺為太子太師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于中饋也乾歸乃止

冬十月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是為北燕　考晉書以馮跋為北燕高雲則附後燕之末以雲為慕容熙養子也通鑑于雲即稱北燕今仍依晉書

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内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衣服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　後燕自慕容垂僭立至熙凡四主又高雲篡位一年而亡合二十五年　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于昌黎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録尚書事素弗謙恭儉約以身率下

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爲故事且如珪孤弱時使非其母賀氏輾轉奔託幾何不爲寶君劉顯等所害不足懲而立此滅倫之法不特悶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

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拓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誅之遂自立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于外惟帳下車路頭代人王洛兒京兆人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珪嘗倒懸

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嗣聞變遣洛兒入平城告將軍安同遼東人等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幷賀氏殺之乃即位謚珪曰宣武廟號烈祖公卿先罷歸第者悉用之詔長孫嵩與安同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政時人謂之八公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王降超手殺之

裕欲盡阬降附
司馬光以為有
智勇而無仁義
不知晉南渡後
久失中原之心
當東夏甫收而

庚戌六年 是歲南燕亡大國二秦魏小國六西涼南涼北涼北燕夏西秦凡八僭國 春二月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 尚書悅壽曰今戰士凋瘵外援絕望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 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先是韓範以秦兵來救會秦為夏所敗追其兵還範遂降

以屠戮為快眾望既拂敵心益堅非仁又安所云智邪



于裕至是裕以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强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殺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 裕送超詣建康斬之 南燕自慕容德僭立至超亡凡二主合十一年

盧循寇陷長沙南康 晉郡治贛縣今江西贛州府是 諸郡劉裕引兵還

三月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 謚曰忠肅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循乃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

皆險之道復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引兵還裕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渤海太守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江荊都督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循與道覆遇于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中外震駭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我風自當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遂至建康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注見前敗績
循進逼建康
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
修船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毅從弟諭止之毅怒謂
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以我真不及劉裕耶
投書于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
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
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

劉裕用兵有進無退閒何無忌



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賊易測我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付既令彼無以測又于衆力不分若徒旅漸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

敗而兼行濟江聞盧循通建康而固守石頭皆所謂計不反顧者觀其不能草間求活之言其見英雄智略王仲德深明大勢宜所言鐵亦相扶卒亦因此集事亦衆從德之見爲是語此



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鎮六合妖賊既聞凱旋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然之衆固請不已裕曰今東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衆患甚旋卞王仲德名懿以字行太原祈人

循至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廻泊西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

而廻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在江寧縣西南宋宇記越相范蠡所築築查浦在江寧縣西藥園種芍藥之所廷尉官寺所在因以為名三壘皆以兵守之

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荆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使王仲德等帥師追之

劉裕遣將軍孫處守季高會稽永興人等率兵襲番禺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吳興武康人

自海道襲番禺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

現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勑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

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循兵

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

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蹤守

分遣田子等

擊嶺表諸郡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茍林入寇荆州刺史劉道規大破

斬之

譙縱遣使請兵于秦以謙為荊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于道召募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漢縣今屬荊州府）林屯江津士民多懷觀望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

道規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于枝江天門為吳郡今石門縣屬湖南澧州太守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先進陷陳大破之謙林皆走㡳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于洛口洛谷水入漢之口在今漢中府洋縣界州刺史何紹討斬之桓氏遂滅

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

劉毅還至建康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

道規焚書即光武使反側子自安意而江漢間果感其恩無貳志出田中孚豚魚吉祿夫

密言于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字令孫金鄉人）等南擊循以毅監留府

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在江岸之東）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臨淮人）別為遊軍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横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多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注見前）又戰于左里（即左蠡城名在今江西南康府都昌縣）大破之循及徐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焚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

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從還番禺道覆走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平昌安邱人等追之遂還建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㑺

謄録監生臣汪應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六

晉

安皇帝

辛亥義熙七年春正月西秦復降于秦

秦使太尉索稜鎮隴西招撫西秦乞伏乾歸遣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南王太子熾磐平昌公已而西秦復叛攻隴西索稜以郡降于西秦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悦

二月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昶故吏謝晦字宣明安兄據

雉尾炬即今火箭之屬蓋縛爆

之曾孫裕以為參軍晦博贍多通裕深加賞愛

夏四月盧循冠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交阯朱鳶人擊斬之

孫處拔番禺事見前城守已固盧循收兵至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于劉藩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後漢書郡國志交阯郡治龍編水經注立州之始蛟龍蟠編于水南北二津故名刺史杜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胡三省注

竹草束于箭燃火信射去中物即火起耳胡三省注辭費而義昧且雉尾亦斷不能如孔雀之散開也



束草之一頭施鐵鏃草其尾散開如雉尾然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自投于水慧度取尸斬首函送建康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于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于燕燕羣臣議公主不宜下降燕王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棄之乃以其女妻斛律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壬子八年（西秦王乞伏熾磐永康元年北涼元始元年）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

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道規在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刑之于市未幾道規卒）毅性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于桑落（事見前）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

裕不違除毅非負謂毅有克復功不自相圖也蓋是時毅從弟藩方鎮廣陵恐激變則合謀舉事釁生肘腋耳觀裕殺諸葛長民及殺司馬休之其鷙毒可概見矣

陽尹郗僧施超從孫深相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以僧施為南蠻校尉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毅復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將軍胡藩言于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咸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國仁之子弒其君乾歸秋八月世子熾磐討殺之而自立

乞伏公府弑西秦王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

熾磐遣其弟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注見前

取熾磐興曰伐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之亦以王

買德言而止智達擊破公府獲而轘之熾磐自立為

河南王遷都枹罕

皇后王氏崩

九月葬僖皇后

冬十月劉裕帥師襲荆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輙割江豫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兖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以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兖州謂劉藩時荆州尚未知藩死故偽言之西上十月至豫章口注見前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旂旂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舸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

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鬬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陵殺郗僧施毛脩之素自結于裕特宥之初謝混與毅欵昵混從兄澹常以為憂漸與之踈且謂弟璞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至是果驗毅從父鎮之閒居京口不應辟名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輙詬之毅甚敬畏至是裕奏徵為散騎常侍固辭不至　謝澹字景恒安之孫益壽謝混小字

北涼遷于姑臧

先是北涼拔姑臧至是蒙遜徙都焉大赦改元稱河西王置官僚

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字伯兒沛郡人帥師伐蜀

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以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字道恩蘭陵人劉鍾字世之彭城人等伐蜀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地名近涪城今四川綿州梓潼縣有黃蘆城蓋黃虎之訛也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

千里襲人機事不泄敵人罕為之備緘書別函至期開視可謂有卓識

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又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癸丑九年（夏鳳翔元年）春二月劉裕還建康三月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

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陽布衣豈可得耶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

也（盤龍劉毅小字阿壽劉敬宣小字）穆之憂長民為變問參軍何承天（東海郯人）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猶言輕脫）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候于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等于幔中引長民卻人密語旿自幔後出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

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

劉裕上表曰大司馬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事見前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今漸頹弛請申前制于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夏築統萬城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有夏州故城元和志夏州即赫連勃勃所都其城土色白而牢固

夏王勃勃以叱干代北複姓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

射甲不入斬弓人入則斬甲匠是矢人亟人斷無兩全之道矣繕器固貴精利程材亦有常經阿利雖殘忍不應使人無可措手處蓋傳聞者過甚其辭耳

萬人築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水經注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赫連夏于此築城也　奢延水即無定河在榆林黑水在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南蒙古名庫蔔爾黑河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即雒江出什邡縣西北合綿湔牛鞞諸水隨地易名而中水為其通稱下流至瀘州

入取廣漢晉廣漢郡治廣漢故城江在今潼川府遂寧縣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黄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内水龄石至平模即彭模注見前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龄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援兵相守彼

攻城之法急則鋒銳莫攖緩則人覘虛實不特堅壁清野可虞而外援忽至腹背受敵益受制于人矣劉鍾數語可謂知兵

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大事去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于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譙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秖取辱焉死于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縱出走時尚書令馬耽封庫以待晉師晉師既入齡石徙馬耽于越嶲耽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我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

甲寅十年魏神瑞元年是歲南凉亡大國二秦魏小國五西凉北凉燕夏西秦凡七僭國春三月

劉裕廢譙王文思為庶人

荆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繼王尚之後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興庶子有罪免

秦廣平公弼有寵于秦王興弼先為雍州刺史姜紀諂而附之勸弼求入朝興召以為尚書令弼遂結興左右謀傾東宮僕射梁喜等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應會興有疾弼潛聚

衆欲作亂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久之興有疾弼謀作亂聚兵于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元誅之將殺弼太子泓流涕固請乃赦之）

西秦襲滅南涼以傉檀歸殺之（南涼自禿髮烏孤至傉檀亡凡三主合十八年）

唾契（欺訖反）汗乙弗（通典乙弗敵在吐谷渾北其西有契翰一部）等部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饑饉百姓不安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以太子虎臺守樂都自帥騎七千襲

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一夕城潰熾磐入城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傉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已而酖殺之并殺虎臺熾磐復稱秦王

傉檀子保周賀俱奔河西久之奔魏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

秋八月魏遣于什門名簡代人以字行如燕

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于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

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䟦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䟦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若見逼邪䟦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䟦遺之衣冠什門不受

九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簿為贓

裕知韓延之忠于所事欲事已者皆效之獨不思已亦晉臣乎

乙卯 十一年春正月劉裕帥師擊荊州三月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休之奔秦

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裕中弟）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一名象齒）起兵助休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長增歎息司馬平日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頼推

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誑國士自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夫劉藩死于閶闔諸葛甝于左右甘言詐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陷人于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于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韓延之南陽赭陽人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齡石之弟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彭城呂人世居京口聚糧以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婿徐逵之東海人統蒯恩

沈淵子林子之兄出江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猶言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卻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今安陸府城注見前裕尋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宗之軌等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

為之衛送出境未幾卒休之未敗時宗室司馬道賜為劉敬宣參軍殺敬宣以應休之為敬宣府吏所殺

夏五月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北涼遣使上表內附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涼喻以朝廷威德北涼王蒙遜遣使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

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秋七月辛卯晦日食

魏蒋饑

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于魏主嗣曰按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京兆鄴人以為不可曰遷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實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户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屈丐即赫連勃勃魏明元帝名勃勃為屈丐言卑下也嗣從之嗣

又躬耕藉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為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决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名在天津南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

緜邈伏匿遲速推步原即可得崔浩襲左氏神降之莘辭傳會占驗實好奇之過適足為有識者所鄙耳

莘內史過曰其丹朱乎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浩據此為言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已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已字也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亡

丙辰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元年魏泰常元年春正月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

二月秦姚弼姚愔興庶子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

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侍郎尹冲謀作亂不果興既入宫疾轉篤南陽公愔即與尹冲帥兵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争進擊賊愔等大敗興乃引東平公紹興之弟及姚讃梁喜等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祕不發喪捕愔等誅之乃即位稱皇帝

三月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

秋八月劉裕督諸軍發建康

寧州獻琥珀枕于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趨武關沈林子田子之弟劉遵考裕族弟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水經

字仲德北地泥陽人

注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桓溫北伐掘渠通濟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　濟水故瀆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諸縣界鉅野注見前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　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諮稟盈堦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談笑無倦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裕至彭城王鎮惡擅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款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

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遂入城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等引兵濟河斬尉建于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冦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于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晉欲伐秦故假道于魏非敢為不利也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秦陽城滎陽成皐虎牢相繼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秦陳留公洸鎮洛陽遣將軍趙元守柏谷（注見前）元戰敗被十餘創具司馬蹇鑒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

死道濟遂進逼洛陽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阬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于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

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彭城王紘之子俊嗣高密孝王畧恢之其孫也修謁五陵

十二月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裕遣長史王弘字休元珣之子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

穆之與裕比肩為晉臣何乃委心歸命至以九錫推奉不自己出憂懼而死所謂小人徒自若爾

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為平西將軍河南公

丁巳十三年 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是歲秦亡大國一魏小國五西涼北涼燕夏西秦凡六僭國 春

正月甲戌朔日食

秦朝會前殿君臣相泣

劉裕引水軍發彭城

二月西涼公李暠卒世子歆字士業立

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以繇錄三府事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

王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攻蒲

坂不克秦王泓進魯公紹東平改封太宰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坂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蒲坂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遣姚鸞絶晉糧道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又擊走之

劉裕遣使假道于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自淮入泗自泗入清清即濟水也注見前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于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令勿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

大鎚斷矟蓋史家夸誕之詞與引竿為弓注矛作矢同一無稽失實

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為吾患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人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于河上大破之時晉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裕乃遣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來薄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

用崔浩之言白駝續羽為之駝而至反

弘農人送義祖給王鎮惡等軍

將軍王鎮惡等進攻潼關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于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祖軍食復振田子遂擊破姚紹軍紹屯河北絶晉糧援紹憤恚嘔血而卒

夏四月劉裕入洛陽

赫連勃勃謂姚興死已必得長安崔浩謂長安終為魏有兩人之言信若左券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興克乎對曰克之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乘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易以立功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

然勃勃能取而不能治故先得而速失魏則粗有紀綱是以得之雖較遲而守之亦稍久此又得失之林以事卜之益不爽矣



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醲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秋八月將軍王鎮惡入長安秦主泓出降九月劉裕至長安送泓詣建康斬之後秦自姚萇據長安至泓亡凡三主合三十四年

先是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進屯青泥城名在西府藍田縣亦曰嶢柳城元和志嶢柳城俗亦謂之青泥城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時太尉裕已至閿鄉泓欲自將禦之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

青泥田子等所領裁千餘人秦兵聞之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于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秦兵大敗泓奔還灞上已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

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為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于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口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裕至長安收秦彝器鐘虡之屬渾儀注見前土圭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記里鼓亦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

層擊指南車亦名司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立車上

車雖回轉手常指南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北涼王蒙遜聞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

研研然也斬之

夏人進據安定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勃

奸雄竊命晉宋一轍劉裕始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及此進爵為王並辭不受皆效尤司馬昭其譎詐視莽操更甚蓋飾為恭順以欺天下耳目其實甚過之跡欲蓋彌彰而蕭齊隋踵其故智豈非天道好還哉



勃書約為兄弟勃勃報之

冬十月劉裕自進爵為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十一月劉穆之卒

十二月劉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托決意東還欲以王弘代穆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徐羡之為丹陽尹管留任而以次子義真（時年十三）為安西將軍

守關中王修京兆人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人璩宗傅弘之皆為參軍從事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功為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邪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公家墳墓咸陽宮殿君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遣之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

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注見前上洛漢縣晉為郡今陜西商州是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絶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

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别將屯青泥及潼關而

自將大軍為後繼

戊午十四年夏昌武元年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參軍傅弘

之擊夏兵卻之

夏赫連璝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

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

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

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真與王修被甲登門以察其變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

以劉義隆即宋文帝為荆州刺史

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荆州張邵字茂宗吳人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以義隆為荆州刺史以

到彦之（楚屈到之後以名為氏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張邵王曇首（珣之子）王華（字子陵曇首從祖弟）等為參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于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

夏六月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為太妃以孔靖（字季恭愉之孫）為尚書令王弘為僕射傅亮（字季友咸之元孫）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殷景仁（陳郡長平人）為秘書郎靖

辭不受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于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為鎮西大將軍

歆遣使來告襲位故有是命仍封酒泉公

劉義真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

劉義真賜與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欲反義真殺之于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真悉召外

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于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絶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歸而以朱齡石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不過十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璝帥衆追之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禽義真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

束之于背單馬而歸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而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宫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裕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謝晦固諫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

夏王勃勃稱皇帝

彗星見

彗星出天津箕四星一曰天津又曰天漢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太微在北斗南紫微在北斗北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

圖讖本屬荒誕而生子命名亦非后所得專若謂簡文早見昌明之讖更不應聽后肉夢名子

名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其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簒異亦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簒之應乎

十二月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是為恭帝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晉書孝武帝紀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簡文後悟乃

且讖語淺顯初不難知何待後而始悟休之郗恢流沛邪此蓋劉裕偽造託言定數以掩其逆謀史氏不加詳察妄為採拾耳



流沛又安帝紀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行禪代欲應之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字休泰廙曾孫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縊帝于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

以北涼王蒙遜為涼州刺史

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恭皇帝

己未元熙元年夏真興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

葬休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二月夏主勃勃還統萬

夏羣臣請都長安夏主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置南臺于長安以赫連璝錄尚書事而還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于側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脣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宗室司馬楚之字德秀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據長社漢縣晉因之東魏廢故城

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

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秦亡休之魯軌韓延之俱降魏休之尋卒楚之乃亡之汝頴間聚衆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

保全𨗳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秋七月劉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

復加殊禮進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食

庚申　二年　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西秦建丑元年西涼永建元年是歲晉亡宋代西涼亦亡宋魏夏北涼燕秦凡六國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劉裕還建康稱皇帝是為宋高祖武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以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

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為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六月

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字野民邈之弟流涕哀慟裕為壇于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奉晉帝為零陵王即宮于故秣陵縣此晉初所置秣陵縣也在秦淮南後徙治鬬場因指此為故使

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

宋尊王太后為皇太后

宋主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一入朝未嘗失時刻

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

宋以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温嶠陶侃謝元之祀以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徐羡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秋七月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古越裳氏地注見前大破降之

初後漢末象林漢屬日南郡縣功曹區連殺令自立為王號曰林邑其後范氏代之區氏傳數世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有范文者本西卷日南屬縣夷帥范幼家奴為林邑將文以商販常至洛陽後入林邑教其王作城邑宮室及器械王寵任之會其王逸熊之子卒文遂脅國人而篡立文先譖逸諸子或逃或徙及逸卒文詐迎逸子于他國置毒椰酒而殺之椰木出交阯樹似檳榔其實大如瓜剖之其中有酒于是旁擊諸國有衆數萬

晉咸康永和間屢寇日南九真諸郡殺太子夏侯覽害督護劉雄留屯日南三年而去是後無歲不至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文死傳子及孫其國內亂大臣范諸農篡立傳子曰陽邁至是刺史杜慧度率衆南討大破之所殺過半其王陽邁乞降前後鈔掠者皆送還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北涼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音告門漢縣以浩亹水名故城在西寧府碾伯縣既至潛師還屯川巖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南西

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蒙遜非汝之敵豈得輕舉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歆亦不聽遂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矣乃引兵邀擊歆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吾母遂勒兵復戰為蒙遜所殺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初歆弟恂為敦煌太守有惠政及歆被殺恂奔北山郡人招之恂遂入敦煌衆推為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攻之不克蒙遜乃自帥衆以水灌其城城陷恂自殺蒙遜遂屠敦煌歆有子曰重耳奔于江左後

歸魏是為唐之祖　西涼自李暠據敦煌至歆亡凡二主合二十二年

八月宋立子義符為太子

南北朝

辛酉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　是歲以後分注紀年南朝以宋齊梁陳北朝以魏齊周餘國仍依前例非建國嗣位改元不備列　春正月宋祀南郊大赦

夏四月宋毀淫祠

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廣陵人漢末為秣陵尉以逐賊死鍾山吳大帝時降神于吳言將大啟孫氏大帝乃為立廟　以下皆除之其先賢以勳德祠

時零陵之勢已不如匹夫而裕計在必弒蓋自以年老子幼恐身殁留此尚為禍根耳乃宋之亡也劉氏無少長皆被害于齊而梁弒巴陵王陳弒江陰王亦踵行如出一轍殘逆之報若有司其契者觀原宋待揚氏柴氏

者不在此例

秋九月宋主劉裕弒零陵王于秣陵

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甖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吳人卲之弟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后父裒前義興太守秀之淡之皆裒之子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于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

此禮始終國祚綿延有得享報天道灼然可見矣



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冬十一月葬晉恭帝于沖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十二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字宣遠晦之兄卒

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

世道至此尚以風度言論為長羣相推獎夫義之大節已虧他何足議而朝野猶以為賞可

業不顧干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疾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壬戌宋永初三年魏泰常七年春正月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

三月宋以廬陵王義真都督雍豫等州軍事

宋主有疾長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景仁從祖弟以疾告宗廟而已道濟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于宋主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都督六州

諸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都王

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是為少帝

宋主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

熲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宋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于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主興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禁嶺南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拒而不答義符即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為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秋七月葬初寧陵

魏立子燾即太武帝為太子監國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遣中使密問崔

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謂清河王紹之亂事見前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究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叡温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魏主

復以問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從之立燾為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以嵩及奚斤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本丘穆陵氏後改為穆氏丘堆獻帝第五凡曰丘敦氏後孝文改為丘氏為右弼坐西廂東面胡三省曰魏臣出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以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百官總已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于事觀達于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

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于天下矣

冬十月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十二月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且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于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魏主曰

劉裕秉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周幾代人公孫表廣陽人

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營于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陳留之境

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為荆州刺史使侵擾宋北境德祖遣將戍名陵雍邱以備之魏尚書

滑稽滑姓滑伯之後以國為氏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

太守嚴稜人馮翊詣斤降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

主怒責之自將五萬餘人南出為斤等聲援太子燾

將兵出屯塞上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兖宋豫州刺史劉粹字道冲蕭人遣騎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即湖陵故城在于兖州府魚臺縣栗磾濟河與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主遣領軍娥清代人閭大肥蠕蠕人將兵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

蔡廓獨非晉臣乎與其不受吏部何如不仕新朝乃沈約許其識遠書法亦嘉與之皆失褒貶之正



碻磝山名在泰安府東阿縣南有關城宋兖州刺史徐琰南走于是泰山高平金鄉注俱見前等郡皆没于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兖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明年春于栗磾攻金墉克之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癸亥宋主義符景平元年魏泰常八年春正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羡之羡之曰黄散謂黄

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魏以刁雍字淑和晉尚書令恊之曾孫為青州刺史

初宋高祖誅滅刁氏高祖嘗與刁逵樗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高祖既建義以嫌故遂誅其族雍奔于秦秦滅雍降魏魏以為將軍使擾徐兖至是魏叔孫建攻青州刺史竺夔聚衆保東陽城不入城者使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東陽城宋高祖毀廣固改築故城在益都縣雍見魏主于鄴

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為刺史給騎使行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二月魏築長城

柔然冦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即今宣化府赤城縣水經注沽水逕赤城東城在山阜之上下抗深隍是也至五原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

三月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

德祖于城内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德祖出兵與衷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斤别攻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初德祖在北與衷有舊衷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衷與之連謀每答衷書輙多所治定衷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夏四月魏攻宋東陽城注見前不克而還留刁雍戍尹卯壘名在泰安府東阿縣水經注濟水過穀城縣西有尹卯壘即此

魏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歴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已而建墮

東陽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攻建不許遂不克及閒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道濟軍于臨朐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以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注見前魏留刁雍鎮尹卯招集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秦遣使入貢于魏

秦王熾磐謂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使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

夏方畧

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豫諸郡

先是魏主攻虎牢不克魏兵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拒守而將士稍零落于是魏主如成皋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亦不能下至是取孫建就奚斤共攻之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

宋魏彼此屢作地道于兵法固不足論甚乃欲藉此以洩城中之井尤為贅說試思城中之井豈可數計遠近大小又安得預知穴地縱甚深透遽能一一盡洩之乎三尺黄童亦當失笑

兵轉多毁其外城德祖于内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毁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能復出重以饑疫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為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

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兖豫諸郡縣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毛德祖後卒于魏

冬十一月魏主嗣殂太子燾立是為魏世祖太武帝

魏主嗣殂太子燾即位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盧魯元昌黎徒河人為中書監劉潔長樂信都人為尚書令尉眷魏餘部內入者西方尉遲氏後改尉氏眷代人劉庫仁此又一劉庫仁獨孤部人等八人分典四部以羅結魏餘部內入者有叱羅氏後改羅氏結代人為

侍中外都大官魏有內外都大官 總三十六曹事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年一百十一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魏立天師道場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有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

浩既以不好老莊罷官何歸第即修服食甚至引天師上書哆言受命夫以天師與老莊相較不啻糟粕論者



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冦謙之上谷人修張道陵即張魯之祖見前徙馮翊之術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元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謙之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授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于蟲獸之文未若今

徒以好奇之過咎其始終易轍不知此正浩之熱中患失欲用是為復用梯媒耳平生號稱經術至此尚可欺人否

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魏主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廚會數千人

司馬氏光曰老莊之書欲同生死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耳是以劉歆七畧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又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甲宋景平二年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年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真為庶人

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字伯倫甯之子上書諫之不聽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元之曾孫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顏延之字延年含之曾孫情好款密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淺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晤賞耳于是羨之等以靈運

延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晉縣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令張約之堂邑人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書奏見殺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名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于府内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内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在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

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使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于吳使邢安泰就弑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弑之昌門吳西郭門亦作閶傅亮帥行臺百官備法駕迎義隆于江陵羨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荆州重地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錄尚書出命也自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為

援精兵雋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傅亮率百官上表進璽綬義隆下教（時年十八）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驚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時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亮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恐不能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將來或受其禍是以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耶長史王曇首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荆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

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

義隆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傅亮汗流不能對乃布腹心于到彥之王華等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遂發江陵

秋八月宋主義隆立是為文帝

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于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

堂百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

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荆州刺

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

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

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

乃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

等欲遂以到彦之為雍州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

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巳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欵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

柔然寇魏

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攻拔盛樂宮魏主帥輕騎討之三日三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弟子于涉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已而魏代柔然大獲而還

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死弟慕璝立

初吐谷渾王樹落干自號車騎將軍大單于及卒授國于其弟阿柴阿柴稍用兵侵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彊國阿柴有子二十人至是疾病名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于緯代阿柴長子而忘先君之孑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阿柴母弟為主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

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

十二月宕昌西羌别種故國在今鞏昌府岷州南北周以其地為郡唐曰宕州後廢朝貢于魏

宕昌羌三苗之裔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盛通考宕昌之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仇池在同谷郡席水在上邽縣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至是其王梁彌忽遣子入見于魏

乙丑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佩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

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鷄化雄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又後漢靈帝時雌鷄化為雄事見前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始復通也

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元立

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元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于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丙寅 宋元嘉三年 魏始光三年 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以王弘為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

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初宋主在江陵孔甯子會稽人為參軍及即位以為步軍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搆之于宋主宋主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于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預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

晦殺二王之罪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是日詔名羨之亮謝皭晦之弟遣人報之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于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于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

史彭城王義康為荆湘都督荆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横被寃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閏月宋子劭生

初宋袁皇后生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宋主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欲即殺之宋主狼狽至后殿户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

言劭生

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主下詔戒嚴諸軍並進以討謝晦晦帥衆三萬發江陵舟艦旌旗甚盛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

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在湖南岳州府巴陵縣東北）會霖雨晦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欲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圻亦作磯在岳州府臨湘縣東北水經注如山北對隱磯即此）初晦與徐

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義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連謂連接咽謂塡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衆散畧盡乃攜其弟遯等北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何承天自歸于彥之彥之因監荆州府事于是誅晦瞬及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宋主還建康

靈運文人無行已不堪大用甚至緇流亦參權要致有黑衣宰相之譏均由典午清談所貽害耳

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

宋主既還建康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屬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字思遠山陰人）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夏五月宋遣使巡行郡縣

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宋主親臨聽訟

宋主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

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名密以字行景仁從子為黄門侍郎

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已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

晃一時黄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

秋八月宋遣使如魏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

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即柔然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因改其號二國何先長孫嵩等請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

魏主亦聞夏世祖赫連昌尊勃勃為世祖殂諸子相圖勃勃世子璝殺

其弟倫倫兄昌討殺瓚勃勃以昌為太子勃勃殂遂即位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蠕蠕紇升蓋可汗之名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浩力贊其行于是遣奚斤襲蒲坂周幾襲陝城以薛謹字法順河東汾陰人為鄉導魏主欲以李順總前驅之兵崔浩曰順誠有籌畧然其為人果于去就不可專委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李順字德仁趙郡平棘人

十一月魏主入統萬取蒲坂及長安

魏主行至君子津在今歸化城西南黃河東岸水經河水于楨陵桐過二縣間濟有君子之名即此會天暴寒氷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

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坂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斤遂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元聞之皆遣使附魏

宋之以耕具為愧事雖較葛布龍燈差勝若元英宗見遺衣綈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其識趣相越何啻霄壤



丁卯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 春二月宋主謁京陵

初宋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主至故宮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六月癸卯朔日食

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夏主敗走上邽魏取統萬

先是魏主自統萬還平城夏平原公定帥衆向長安

與魏奚斤相持魏主聞之欲乘虛再攻統萬遂自將發平城至拔鄰山胡三省注在黑水東北黑水注見前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及是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名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魏主聞而

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軍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四五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

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引軍分出其後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得入遂奔上邽明日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留常山王素遵之子鎮統萬遂

還平城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亦奔上邽魏主詔奚斤班師斤固請益兵滅夏魏主乃遣將益兵以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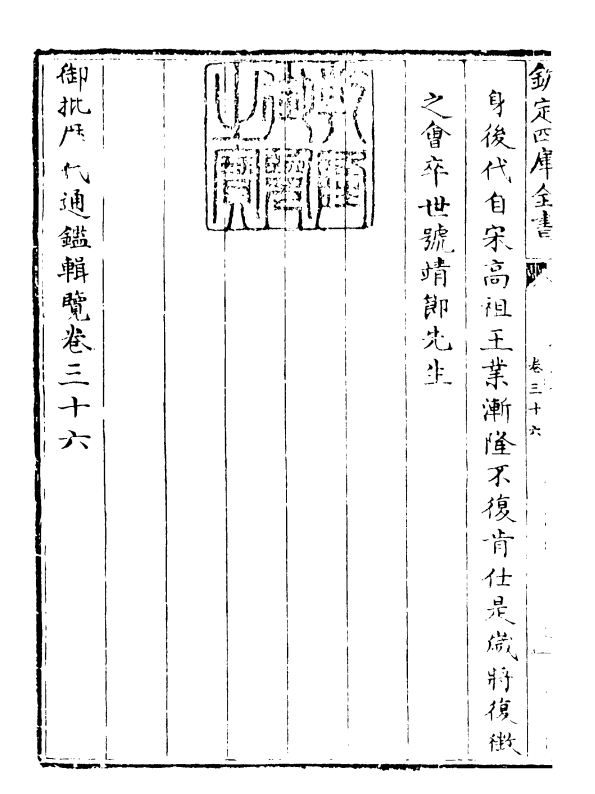
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繕取給而已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于知人唯其所長不論流品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果于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漢末猶多殉義之士至魏漸已寥寥晉則在朝僅一卞壼在野僅一陶潛蓋自嵇阮相仍人不復知忠節綱目于潛卒特書晉士以見完節于是時為尤難而寡廉鮮恥習俗恬不為怪亦可以觀世變矣

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字淵明一字元亮尋陽人晉長沙公侃之曾孫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若夫耕于前妻鋤于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六